



东边沟纪事

■ 安徽铜陵 汤流

上次去东边沟是一年前的事了。初秋时节,溪涧里的水浅而凉。赤足下去,脚底被硌得生疼。远离沙石久了,彼此过于生硬。寒凉从脚下逆身而上,不禁打了个寒噤,溪涧秋水竟消受不起,东边沟的初秋有点拒人。这次有备而来,拄拐棍,穿凉拖,涉水攀石有所依。前些天下了雨,东边沟果然不同凡响。进山伊始,燥热降了一个烈度。杂木野草于路旁拓展领地,山路愈发狭窄,倒是山泉旁逸斜出,潺潺汨汨,像是有人一路相随,朗声歌唱。

过望华庵,再无山里人家了。望华庵始建于明末清初,几经摧毁又恢复。现殿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,阶前石柱上刻一联,曰:“松声竹声钟磬声声自在,山色水色烟霞色色皆空”。应抄自南京燕子矶旁永济寺,虽有点意思,可惜“钟磬”刻成了“钟馨”,一字之差。院内一棵歪脖子榆树,有些年头了。树下石桌石凳,清风落座,寂寂无痕。往前走,有嬉闹声传来,一帮孩童在涧中戏水。不知从何时起,有人筑坝拦水,形成一狭长水池,孩童们套在泳圈里,在水中扑腾,花花绿绿。亦有看护大人参与其中,水过大人胸脯,对孩子们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。他们流连忘返,显然把此地当成东边沟的全部了。东边沟不过是绵绵山体一处皱褶而已。

我在一座废弃的矿山前停车,去年也是把车停在这里的。那时车刚停稳,一条狗就从低矮的门房里蹿出来,绕着我打转,急急低吼,并不靠近,有虚张之势。看厂人无所事事,携着网兜,在溪涧中捕捞小石鱼。山脚下,“构建绿色矿山”几个大字依稀可辨,极具讽刺意味,不过也东倒西歪了。

东坡说,软草平莎过雨新,轻沙走马路无尘。时过境迁,无马,赤脚走在溪边,亦能感受路无尘,心无尘。溪水是一种映照,照沙,照人,照日月。各色山石驻留在溪涧里,它们和溪水一动一静,相得益彰。其实,它们都在赶路,只不过溪流走得急,山石走得慢,当它们脱离山体,就开始了某种奔赴。速度不重要,时间也不重要。它们保持奔赴的姿势,目送那些仓促的流水。对我来说,东边沟从这里开始。我趟着没膝的溪水,抚触滚圆的山石,那些柔软的坚硬的,犹如日常生活两极,奇妙地合二为一。

东边沟往东有一条小道,翻过去可通大山。秋冬草木萧瑟,小道自然显现。盛夏草木覆盖,踪迹难觅,又惧有蛇,不敢轻易造访。怀疑东边沟与大山不过是一山两面,也未可知。时间还早,车出东边沟往左,沿大山村村道向前。一路溪水,既是指引,也是召唤。溪水从不怠慢,也不知疲倦。午后的大山村阒寂无声,似乎还停留在漫长的困盹中。

十几年前,大山尚处于开发初期,山上一座水库,山下百亩桃园梨园。一到春天,粉白之花争相斗艳,桃花泄露大山的消息,途经的溪水也珍贵起来。人们赴桃花之约,顺带打量流水。上山步道尚未修砌,胆大的沿溪涧攀巨石而上,胆小的沿一侧山道迂回前行。及至半山腰,轰隆之声不绝于耳。抬眼,一匹飞练挂在水库大坝前,运气好时,还能见到彩虹。高峡出平湖,然而人们常止步于水库。库水波澜不兴,平静深邃,游人揽照,自有一番感叹。

我曾试图攀爬水库身后的大山,但无功而返,看似近在眼前,实则遥不可及。听老人说,山顶有龙王庙,有海燕洞。洞内可容人数百,战争期间,有兵士隐匿于此。不曾亲临,便犹如传说。如此看来,我的数次大山之旅总是尚待完成。这次也不例外。没走新砌的登山石阶,我跟在三个顽童身后,他们越溪涧,攀巨石,钻洞眼,忽左忽右,忽上忽下,如履平地。不一会儿,就来到半山腰的一块巨石上,看下面的我扶膝叉腰,气喘如牛,眼里尽是怜悯与鼓励。

尽管如此,我还是欢喜的。我欣喜于他们的引领,也欣喜于他们的野蛮生长。与他们攀谈,得知他们已上初中,家住花园,外婆家在大山。赶上暑假,他们相约来山里玩。他们把自己关在山里,一关就是半天。远离书

本,他们才是少年。

途经桃园,下午的光线软淡下来。人们三三两两,在道路两侧,兜售自家桃子。以名字论,东边沟和大山是没有区分度的,可以命名这里的沟,也可以命名那里的山,大凡土生土长的名字,莫过于此,自带野性和随意,平民意味浓厚。老家门前横埠河,村里人叫它大河,以致于很多人忘了它的真名。古人命名多直接、多象形,或随手一指,或随口一说,方位、大小、姓氏皆可入名,不过是为了指代。在乡野,人们活动范围小,皆明白其所指。不像今天,人名地名皆有所寓,反倒弄巧成拙,不伦不类。

去东边沟和大山很难说是一时之兴,多年前,我努力摆脱乡野。年岁渐长,乡野又成了精神原乡。此地和彼地的界限逐渐模糊,无论怎样奔赴,到头来也不过是完成一次原地转身。这没有什么不好,身边的异地和远处的异地倘能唤醒身体里的陌生,便是远方。有时,我厌倦自己,厌倦乏善可陈。东边沟的水可以刷新我。我捡了一块石头带回来,把它与另一块山石放在一起,每日用水滋养。水中之石,被水塑形,发出另类的光泽。它们一块来自东边沟,一块来自徽杭古道。在徽杭古道,我把自己丢掉。在东边沟,我捡回自己的乳名。

儿时消夏

■ 安徽合肥 王唯唯

早年有个词叫“苦夏”,说的是暑热难耐,特别是到了晚上更是难熬,家里的墙壁、桌椅板凳,竹床摸上去都是烫的。每到傍晚,大人们先是在自家门口的地上洒水,一则除尘,二则散热。在一桶桶凉水的泼洒下,水泥地上白天郁积的热气慢慢蒸腾消散。然后搬出凉床、小竹椅、躺椅或藤椅,和晚餐的饭菜。一家人围着凉床吃饭。晚饭也很简单,有中午吃剩的凉饭,也有稀饭和馒头,就着中午剩下的几个简单的蔬菜、汤,以及萝卜干、咸菜炒豆子等。大家说说笑笑,东家长西家短,谈笑间,耳边响起的是哧溜哧溜的喝粥声。

晚饭后,我们风一样穿过大院里的各个角落,并用尖叫和歌唱,摇晃着躁热的大院,直到被家人喊着或揪着耳朵回家洗澡。洗完澡,就老老实实听大人们讲故事。大院里的伯伯、大爷有爱讲故事的,半倚在躺椅上,摇着蒲扇,喝着茶水,滔滔不绝地讲起来,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,各有各的精彩。我们围坐着,托着腮帮子听得倍儿专注,家长连喊几遍都不想回家睡觉。大人们借着纳凉消除一天的疲累。他们或坐在竹椅上,闭着眼睛,摇着芭蕉扇;或光着膀子,肩

膀上搭条毛巾,手持扇子,走到人家凉床边,和主人聊起近日发生的大事小情,或坐在路灯下打牌或下棋。也有爱好音乐的拉着二胡吹着箫,好听的弦律随着淡淡的清风在夏夜里飘荡,直到夜越走越深,睡意来了……

冰棒的灵魂在冰。一根冰棒带有的凉爽不光是生理上的,更多是心理上的。冰棒分多种,三分钱一根的叫水果冰棒,四分钱一根的叫豆沙冰棒,五分钱一根的叫牛奶冰棒,七分钱一根的叫三色冰棒。儿时的物价大部分都忘了,但我记住了所有冰棒的价格。水果冰棒由于价廉,深受我们的欢迎。价廉的水果冰棒最大的好处是耐吃。冰棒对我们的诱惑很难抗拒,尤其牛奶这类很甜的冰棒,三两口就咬碎下肚,而水果冰棒由于很硬,我们都愿意吮吸,含在嘴里感受冰凉,感受那一丝丝的水果甜味。

在物质贫乏的时代,冰棒都是大人与孩子沟通的媒介,学习好了奖励买冰棒,考试门门90分以上奖励买冰棒,帮家人做家务奖励买冰棒。小学二年级上学期,弟弟获得班级表扬,拿着一张奖状回到家。奶奶当场给了弟弟五分钱让他买根牛奶冰棒。我也要,奶奶说你奖状呢?拿来也给你五分钱。说着话,弟弟举着一根牛奶冰棒回来了,还故意在我面前显摆。趁其不备,我抢过冰棒就跑,等到弟弟追到我时,我手里就剩一根冰棒棍了。

搀扶

■ 安徽合肥 吴中伟

清晨,在天鹅湖,天刚露出鱼肚白,气温有点低。湖边,饱蘸润湿的微风吹在身上,凉飕飕的。放眼望去,人也不多,晨跑的、跳广场舞的、遛狗的,三三两两聚在一起。已是初夏,树木葱绿摇曳,人群晃动身影,公园里,散发着生命流光溢彩的气息。

“老婆子,我们就在这儿歇歇吧!”老头子喘着粗气,一大截的上坡路,很吃力,老人家额头还沁出点点的汗珠。循着声音,不远处,轮椅上坐着位包裹严实的老太太,头上还戴着顶绒帽,穿着厚厚的棉夹衣,和初夏的节气显得格格不入。老太太挣扎着,想从轮椅上起来,“抱着我的头!”老头子叮嘱着,老太太两只手僵硬地围拢在老伴肩上,却一点儿也使不上力气。老头子一把抱着老伴的腰,弓着身子,头朝下弯着,脸憋得通红,他一步步地往后挪。突然,老伴的腿抖了下,像是不听使唤似的,身体险些栽下去。老头子踉跄着,使出全身的劲,紧紧地把手臂搂在怀里,脸都挤在一起,总算站稳了!“幸好没有跌倒!老人家,可要帮忙?”我示意着,担心老头子等下怎样将老伴重新挪到轮椅上。

“没事……天天都是这样的!”老头子轻轻地说,语气里没有埋怨。在我看来,如此胆战心惊的一幕,老头子已习以为常。“老婆子,抓紧栏杆,抓紧,我要放手了……”老头子像是在厉声督促,又像是在鼓

励着老伴。湖水荡起涟漪,涌起淡淡的水草味。近岸处,夹竹桃或白或粉,开得热烈,鸟儿也在枝头啁啾着,清亮的叫声掠过天际。一片叶子,悠悠地,落入湖心,打着欢快的旋儿。轮椅在一旁停放着,小黄狗蜷伏在地面,一动不动。

据说,老两口是外地人,老头子早年当过兵,后来转业到地方。孩子在北京上班,照顾老伴的重担落到老头子身上。老太太做完手术后,每月要去医院检查一次。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,来去不太方便,老头子索性在医院边租个房子,省了老伴路上颠簸的劳累。“老婆子,冷不冷……”老头子依偎在老伴身边,凑近她耳朵嘘寒问暖,絮絮叨叨地说着。“来,吃点儿面包!”老头子掰下一小口,喂着老伴。晨风拂动着老太太花白的头发,干枯、蓬松,是那么的刺眼。许是风儿有点大,老太太揉了揉眼,眼眶竟有了一丝泪花。老太太双手紧抓着栏杆,慢慢地挪动着,她看着水面升起的雾气,有些朦胧缥缈。

“回去吧,老婆子,有点冷……”老头子像哄孩子一般,“明早再来!”老太太嘴角蠕动着,微微点点头。阳光照射在轮椅上,泛出柔和的光芒,暖暖的,映着两位老人的脊背。橘红色的朝霞铺洒一地。风更大了,湖面跃起波光粼粼的碎影。在天鹅湖,我邂逅稀松平常的一幕,也见证了人世间最美的温情!

